



載記第十一

晉書一百一十一

御撰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
尋立為太子及雋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
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
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
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
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
贊朝政慕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

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鎮沔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
史傅頰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
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勲
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
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
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
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
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

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
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
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諸君嗣
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
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
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
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
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
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

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
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後之暉曰二
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
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
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
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
甚盛初雋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
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雋
死謀引王師龍表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

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
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
展其蟾蜍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
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
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
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
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
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
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

言嚴濟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
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
已斃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
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
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
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暉暉待
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
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
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暉遣其寧

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
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
救帝遣相溫援之興寧初暉復使慕容評
寇許昌懸弧陳城並陷之遂畧汝南諸郡
徙萬餘戶于幽冀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
請步卒五千先圍洛陽暉納之遣其太宰
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
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
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

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
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
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
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
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
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
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
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轉弱任重夕惕

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
量才官惟德舉台傳之重參理三光苟非
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
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勲聖猶近則
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
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
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
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威餘
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畧而

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千紀跋扈未庭同文
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
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
敢志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跡知止之分
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
許暉曰朕以不天早傾軋覆先帝所託唯
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
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
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

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
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民江吳有遺
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
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踈獨善之小
以成公日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
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
功成爲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
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青橫涑軋
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

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
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
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
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
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屯庶靖難
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
以違至公遂斷其議表格評等乃止暉鎮
律郎郭欽奏議以暉承石季龍水為木德
暉從之太和元年暉遣撫軍慕容厲攻晉

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
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暉
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
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臧謂之
曰今勁秦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
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
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
足圖二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
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

成先帝遺志謝憂責具于當年而疾固彌留
怨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
英傑經畧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
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踈次第不
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
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乎此不可昧利忘
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
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
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

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
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
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
暉時有圖書曰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
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羣下
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
畧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
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畧又非
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

寧疆場足矣。嗚呼！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
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
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
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
方闡崇軋，其篡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
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
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
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
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

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變，我之
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
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坂。臣垂引許洛之
兵，馳解護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
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
賞。此則鬱鬱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
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
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
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嗚呼！覽表大悅。

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暉之
無遠畧恐救師弗至乃棧於慕容垂皇甫
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
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
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
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思政事觀
太傅度畧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
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僕射悅縮言
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

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眾其次莫如猛令
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
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
清四海暉納之縮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
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
大司馬栢温江州刺史栢冲豫州刺史表
真率眾五萬伐暉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
應之温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暉寧東慕容
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温戰于黃墟厲師

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
溫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頽于林渚溫軍
大振次于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
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
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
將軍率眾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
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眾二萬出
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
兼奔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

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
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
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
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
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於譙溫
眾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
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
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
為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

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
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
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
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
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
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
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
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
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栢温不足爲慮終

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暉評不以爲虞皇
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
車爲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
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
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
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
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
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
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暉名評而

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
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
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
猛率衆伐暉攻慕容筑于金墉暉遣慕容
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
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
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
級獲其將軍楊瓌臧遂城新樂而還相温

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
陽降暉暉遣其大鴻臚温統署真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
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
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
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壽陽時外則王師
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亂政評
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
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

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
特重此選必妙畫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
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
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
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
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
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賊無
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頽化替莫
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

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
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
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勤
農棄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
肅諧偽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
可美政或虧取陵紆寇哉鄰之有善衆之
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
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
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

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善無兩人懷嗟然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犂蟲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役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歆

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畷財為本漢文以阜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

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
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
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
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
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
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
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
絃詠又拓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
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

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
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
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轂擬之丘後重
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
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虜劉
送死俟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
絕二賊闕閹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
暉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眾伐暉猛
攻壺關安攻晉陽暉使慕容評等率中外

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
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暉憂懼不知所為
乃名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既出猛
等能戰不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
敵景叟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
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
書之義計敵能鬪當以筭取之若冀敵不
鬪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
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

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暉不悅猛與
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
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
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
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膏穠南水積錢絹如
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暉遣其侍中蘭伊讓
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
柰何不務撫養動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
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

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眾十萬會猛攻暉先是慕容栢以眾萬餘屯于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栢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

暉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孤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栢于和龍栢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眾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栢執而送之堅徙暉及其

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
新興侯署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為平南
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
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
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時年三
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謚幽皇帝始虜以
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
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虜凡
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
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
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
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
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
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
與雋俱伐夫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
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雋曰

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
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
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雋寢
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
攝朝權初建鄴間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栢
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輿根
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
若出入往還一人步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
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

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
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
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
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
察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
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
備潼關軍廻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
恩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
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

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
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
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
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
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閹之計言終而死

陽騫

陽騫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
官至東夷校尉騫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
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

多納用虜甚奇之皝即王位遷左長史東
西征伐參謀幃幄皝臨終謂雋曰陽士秋
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雋之將
圖中原也騫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暉既
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
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
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
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
騫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

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
瘠馬及死無斂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邦人也弱冠以高
才庖拜爲遼東國侍郎甄嗣位遷平州別
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歲
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
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
有善政及雋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

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
恤人物收圖籍而已雋臨終與慕容恪等
俱受顧託慕容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
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
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
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
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
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二背王命揆其姦
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

沈護最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筭取之
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為冠軍
將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
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
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
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
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
典仕苻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復並顯關
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真曰辯家為

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
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
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不許辯還謂堅曰
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唯皇甫
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
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
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
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

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
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
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
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
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行氣醜虜彙生隔閭諸
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
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
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

狄而猶漏慕容容鬼英姿偉量是曰邊豪豐
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
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興況乎放
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畧地騁
其螫賊既而二帝遭平陽之酷按兵窺運
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
君危而未立匡王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
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
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勸地利任賢士該

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
真軀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
畧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于
冲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
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
騫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
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
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為侯瞻曩烈而功微銜前經而禮

縶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
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圍中原燕王協
其籌冀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拔堅城氣龍言傷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
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
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
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
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
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

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
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
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
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
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
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
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
朝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
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

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徒構玄塞分疆春蠶絲雜種弈世
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
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
餘殃

載記第十一

晉書一百十一

音義

暉文字集畧暉亦唐蟪堂部圈渠篆竹二陟
暉字于鬼反蟪二音圈反

反築一跋扈蒲撥反燼疾反荷擔都濫反甌吳侯一

反搜蘇鳥誦音勇轔逵反位賅音求陟古字或作

反帑他朗反檐字林曰直裾曰檐綈綈音平弋綈音平綈綈音平

杜奚稠直牛反彙謂音閼閼五代反挺式連反螿莫浮

反龍言章葉反字媪鳥浩反衝朝步萌反蝟云貴反

鷓尺脂反

載記第十二

晉書一百十二

御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
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
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
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
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
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
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

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
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
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
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
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
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
軍添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
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
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

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
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
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
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
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
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
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
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
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

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賢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

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謚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

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祇
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
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
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
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
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
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
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
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

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脩戕于洪
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
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
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
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
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
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又敗張先於
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
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

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於栢温健軍
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
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
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潜使諷玄碩等使上
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
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于長
安立妻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
太子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

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至是
勲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
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
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為
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
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
雄菁率眾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
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
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

傷大半遂虜遇及其眾歸于長安拜遇司
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
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
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連兵伐雄雄與菁
率眾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初張遇自許
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於眾
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
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
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庚

顯起鄆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
起霸城眾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相温中
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
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
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
年温率眾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
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鄒敬而遣司馬勳掠
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眾五萬距温
于堯柳城愁思堆温轉戰而前次于灞上

葺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
小城遣精銳三萬為游軍以距溫三輔郡
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栢沖
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
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
故溫眾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
及至潼關又為葺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
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
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

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
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
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
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
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
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
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
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
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

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
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
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栢温之入關也其
太子萇與温戰為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
子生為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
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廻攻
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
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
四年偽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
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
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
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敬馬鞭
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
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
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宜早除
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

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
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
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栢温之來
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
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為
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
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為皇太
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呂婆樓為侍中左
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

并州牧鎮蒲坂苻謏為鎮東大將軍豫州
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
栢温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
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
子生怒射而殺之偽中書監胡文中書令
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
惑入于東井大角為帝坐東井秦之分野
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
下遠追周文脩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

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羗悉叛弱兒南安羗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某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

見朝臣錘鉗鋸鑿金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陞以應日蝕之災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卧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

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

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

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權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

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權曰我踣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城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崑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

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
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
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空旗冰解人
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
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
肅愼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
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
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
享大美為秦之西藩攅曰然秦之德義加

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
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
豈但今也故詩曰春蠶爾變荆大邦為仇言
其不可以德義懷也攅曰秦據漢舊都地
無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
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
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
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
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

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
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審公魚遵
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
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識探頤索幽
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
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
右衛將軍符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
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
注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瞻鬱為文宗

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勵著作郎
梁謹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
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
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
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
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
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
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
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

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面之權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權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雋遣將慕容興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折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

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羗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羗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

爵褻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蒞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書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

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軋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羗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

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
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
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
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
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
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
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
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凶懼群臣奏
請禳灾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

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予愛羣生而年
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
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
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
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讌羣臣于咸陽故
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
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
小小不具目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
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

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
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恠乎姚襄遣
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
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
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
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
傷弓之鳥落於虛蔟襄頻為栢温張平所
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
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

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
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
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
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
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
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
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
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
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

海符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襍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禡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

曰首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僞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

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為羣
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
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動藉舊親戚忠良殺
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
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
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
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
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
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

入于東井無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
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脩德
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
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
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
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
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
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
三百餘人鼓譟縱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

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謚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畧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侷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

仇讐言每於朝見之際畧不與言友人謂之曰
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
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
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
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
小字也

載記第十二

晉書百十二

音義

城	反	撫夫	燭	反	徐廉	隻	反	石	悻	反	其季				
反	錘	直垂	鉗	反	巨淹	鋸	反	僵	仆	反	薑赴				
許鎔	耐	刀	槩	反	所角	跣	反	蘇典	梁	楞	反	來登			
或作	菁	反	子情	軛	反	紙音	浙	反	堆	反	都回	履	反	奇逆	瞎
當奚	酉	反	字秋	上	邽	反	古携	枋	反	府良	艸	古	草	字本	

四

書

十

